



爱

ANGELA CARTER

LOVE

(英)安吉拉·卡特 著
柴妞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L O V E

爱

(英)安吉拉·卡特 著 柴妞 译

ANGELA CARTER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 / (英)卡特(Carter, A.)著;柴妞译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. 3

(精典文库)

ISBN 978-7-305-09630-3

I. ① 爱… II. ① 卡… ② 柴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07813 号

Angela Carter

Love

Copyright © 1987 by Angela Carter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NJ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(RCW)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 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10-364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爱
著 者 (英)安吉拉·卡特
译 者 柴 妞
责任编辑 陈蕴敏

照 排 江苏南京大学印刷厂
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5.625 字数 80 千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09630-3
定 价 26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像冰刀一样切过(代译序)

《冰风暴》的原著作者里克·穆迪，曾经是卡特的学生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在实验写作的大本营布朗大学，你还能遇见实验写作的大师，安吉拉·卡特，罗伯特·库佛，写《第二层皮》的约翰·霍克斯。20岁时遭遇卡特，对于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，简直是脱离平庸的最好途径。课堂上有人刁难她：“你的作品什么样？”

“我的作品像冰刀一样切过男人阴茎根部。”

她1940年生于英国的港口城市伊斯特本，毕业于布里斯托尔大学，写小说，写诗，也写散文。《牛津英国文学词典》一句话将她的作品总结：“充满了毛骨悚然、巧妙的超现实之感，大量利用象征主义，及来源于传统童话故事和民间

神话的主题。”60年代卡特在英国崭露头角,67年凭借《魔幻玩具铺》获约翰·勒维林·里斯纪念奖,夸张虚饰的文风,让她从此和魔幻现实主义分不开。此后的小说有一种“更独特的新哥特式风格,通常用一种强烈,并非侵入式的女权主义情感支持”。71年的中篇《爱》,“相对墨守成规”。77年《新夏娃的激情》,拿女权主义问题大做文章。79年,她对传统材料重新改编,把玩情色,重写了童话《血窟》。91年,她的最后一部小说《明智的孩子》,讨论两个戏剧家庭的编年史。92年,51岁的卡特死于肺癌。

69年,卡特移居日本,在随后的两年里写了《爱》。首次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描述人间,所以显得“相对墨守成规”。卡特在后记中提到:“风格上华丽的拘泥,与我一开始从哪儿得来《爱》的想法有一点关系,那是本杰明·贡斯当十九世纪早期的情感小说《阿道尔夫》。写一个现代通俗《阿道尔夫》的想法让我着了迷,尽管在我从英国乡间生活中多次提取精华,用以软化整个故事之后,大概没人能找到两者的相似之处。”阿道尔夫爱上埃莉诺,像渥伦斯基爱上卡列尼娜,撩拨她爱的火焰,再整个地熄灭。小说大段地告白,为何爱为何又不爱,鱼死网破要得到,再嫌弃,踏在脚下用力

碾，带着非人世间的清醒，“要想唤醒那垂死的感情，仅仅凭着一种出于责任感的决心，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？”这一句话似乎就促成了卡特软化后的《爱》。给予浪子现实的责任心，又有什么用？

《阿道尔夫》不过是贡斯当闲谈时想说的一个故事：“当时把它写出来，就是为了让两三位和我一起待在乡下的朋友信服，在情境不变的情况下，把一部小说的主角压缩到两人，同样可以写出一些味道来。”六万字的《爱》同样集中于三个主人公，性格迥异的弟兄俩，外加一个疯了的女孩。只是再不走情感小说畅销罗曼史的套路。它更像三个非人的故事，像爱伦·坡，或者霍夫曼，华丽丽地乱伦渎神。直觉在卡特小说中彻底失灵，没人跟得上她变幻的愤怒节奏。没有人快乐，因为她批判，明显分得清对错。她过分用力地描写一个人知道错误，却又挑衅地将错误一针管一针管注入血脉。

就算在吸血鬼风靡，大爱哥特的今天，《爱》也不可能成为一本畅销书。有一天，你足够幸运，足够不幸，在书店最不起眼的角落发现它。阅读它，就是没办法畅快呼吸，像在观赏一个骨瘦嶙峋的女人跳艳舞，用艳俗的施虐受虐的形

式拆解并颠覆爱。明明是不起眼的卑鄙人间，背景幕布却是睡莲间垂死的奥菲利娅。21世纪已过去了10年，这个性与暴力的怪诞年代，在《爱》面前，不过是一张白腊腊的廉价纸，淡得没分量。

L O V E

一天,安娜贝尔在天空中同时看见了太阳和月亮。这景象让她魂飞魄散。恐惧耗尽了她的精力,直到那一晚以灾难结束时才放手。面临含混,她毫无自卫的本能。

那时她正穿过公园往家走。她用通感解释身边的世界。在此体系中,这公园尤为重要,她爱在灰黄的冬日之光下,沿杂草丛生的小路走,略带紧张的快感。这时节,树秃了,日落时,冷火环绕树枝。某位十八世纪的园艺师将公园种植在一座宅邸周围。宅邸早已被拆毁,一度和谐的人造荒野,如今被时间随机地打乱,绿色缠结洒满小山的高肩。离穿越城市港区的繁忙公路仅一箭之遥。前宅邸仅有的残

骸是几件建筑上的辅料，如今已归城市博物馆所有。有一座马房造在那微型帕台农神庙^①的边缘，仿佛只为慧骃^②而建；那些柱状的门廊，在满月的光线下尤其有效，任谁也踏不进。它不过是一件纯粹的设计品，小山南侧绿色构图中的一个焦点。安娜贝尔很少走那儿，宁静使她厌烦，公园这部分地中海似的样貌提不起她的兴趣。她更喜欢哥特式的北侧，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塔楼，大格的尖顶拱窗潜伏在树丛中。怕文物破坏者掠夺，这两座异想天开的可爱建筑都被安全地锁好。它们的存在仍扮演最初的角色——公园变成一座预谋好的剧场，在典雅和谐又晦涩古怪的环境中，罗曼蒂克的想象可上演任意一出表演。公园稀有的寂静放大了它的奇异古怪。足球轻落于长草间，零星的鸟儿在啼唱。在这散漫骚动的城市中，无论怎样捂住噪音，都给这鬼祟无风的安静，添了一分不自然。

公园单单保留了一个人口，叫人过目不忘。一对大而

① 帕台农神庙(Parthenon)，希腊雅典祭祀雅典娜女神的神殿，相传建成于公元前438年(注：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注)。

② 慧骃(Houyhnhnm)：出自斯威夫特(Jonathan Swift, 1667—1745)《格列佛游记》(Gulliver's Travels, 1726)的最后一章。主人公在荒岛上，遇见了有灵性的，自称为慧骃的马儿。

重的锻铁门，装饰着小天使，兽面，风格化了的爬虫，和镀金剥落的矛头。两扇门从不打开或关闭，总微微半开，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门枢上缓慢下沉；它们已失去作用，公园周围的所有栏杆早已不知去向，从任何一处进入都简单无偿。处在这样的高地之上，公园仿佛悬在空气中，下面是一块辽阔而多雾的城市模型，那些穿越它的人总感觉过多地暴露于天气。有时，一切看上去不过是一块为风准备的操场，另一些时候，是一条巨大的排水沟，为天空能倒下的所有雨水。

安娜贝尔穿越公园是在多风且气候骇人的季节，一个冬日傍晚。她恰好抬头看了天空。

右侧，太阳照耀着一排月牙形房屋，正是她住的那块区域，同时，在她左侧，在城市的摩天大楼和教堂尖顶之上，渐渐升起的月亮，静挂在一牙儿纯夜的裂口中。尽管一个在降落另一个在升起，太阳和月亮发出同样的光辉，天空同一时刻容纳了两种极端。安娜贝尔向上惊骇地凝望，目睹这对常态的可怕反叛。她找不出一则神话替自己解围，突然感觉是整个宇宙无助的中心点，仿佛太阳，月亮，星星和空中所有的天体都绕着她——这无意志力的轴心，旋转。

就这样，穿过长草冲出小路，找寻遮掩以躲避天空。她

身不由己，蹒跚地呈之字形前进，移动飘忽不定，分明任由狂风怒号随意摆布；她光怪陆离，被逐渐逼近的尘土模糊，不过是那地方、那时节的散发物而已。

小山顶上，她狂躁地挥动双手，用投降的姿态，将自己向小路的一侧倾倒，掩埋在一丛金雀花下，躺着呻吟喘息了一会儿。风将她的发缕缠上金雀花尖，该和预想的那样，纹丝不动才好，直到那可怕含混的时刻，完全溶解在夜晚中。她逗留着，一个疯女孩，沉醉在恐惧中，倚着一丛荆棘林颤抖，痛不欲生，每当挨紧她年轻丈夫白皙的肉体，这痛苦也会袭来。睡在她身边，却不知她的梦魇，尽管他是个美丽的男孩，人见人爱。

她受噩梦的折磨。这些梦可怕到无法坦白，他往往是其中的主角，以许多丑恶的梦的伪装出现。有时，白日里，她停下，因熟稔而震惊，它们似乎已化成她能记起的形态。那段短暂的私密时期，安娜贝尔将某些相当奇怪的东西拟人化，她有能力改变现实世界的表象，这是过于主观付出的代价。感官可以理解的，她只当是表现主义的诠释对象。日常生活中，她目睹一个虚构世界，确信它有可怕的外形，却讳莫如深；她一度怀疑，或许每一天，感官的人类实践塑

造了真正的世界。这件事的可能，向她证明了终结的开始。她如何会有常人的心思？

小叔子曾送过她一组色情照片。她茫然接受这礼物，没察探背后的复杂动机，带着某种冰冷的好奇，一张一张地打量。一个阴郁的，画着油彩的女主角（躯干和腿覆盖在黑色的皮革下，性器暴露）冷漠地看着镜头，仿佛事不关己，每个毛孔都闭塞。她忙于自己下流的功课，不享受不厌恶，反而带着几何学不名的精准，这些并列的光秃秃的生殖器，这情欲的对立比照，像俄国一样冰冷，那儿的夜最冷，而她恰有力量泰然面对。安娜贝尔，正视这些奇异交叉线的冰冷布局，感到安心，相信它们言之有实。生活中她想要的不过是一张空洞，苍白，静止的脸，和照片上淫妇的一样，好在其后安静生活。每当照片如她所想，脱离掌控，自个儿在周围摇摆，她便噤若寒蝉。

这些照片是她塔罗牌中的私密卡，意味着爱情。

等待日落时，她有足够的时间，记起并修饰最初的恐惧，紧抓不放。今夜将永不消逝，永恒地搁浅在地平线，将她钉牢于此山坡。这会儿，她视丈夫为安全的港湾，面对他时，却不知如何倾诉恐惧。他的胞弟才是她私密体验与惯

常生活的唯一中间人；这一次，又是他出手相救。她对他的信任又多了一点。

可第一次见到那男孩，她未来的小叔子时，他比任何东西都更骇人。

结婚前她和李一起住，李还是个学生。一个二月的下午，他下课回家，发现弟弟已出人意料地从北非回来。这陌生人坐在地板上，与墙垂直，黑色突尼斯带帽斗篷的遮盖之下，细枝末节都被隐藏，除了长长的在膝盖上不停敲打的手指。房间另一侧，安娜贝尔以同样的姿势坐着，头发罩住脸。屋里充斥着彼此间的不信任。李将一网兜杂货放在地板上，起身拨弄快熄了的火。

“嗨，阿辽沙^①。”巴兹说。

李在他身边跪下，拥抱他，亲吻他。

“我得了花柳病。”巴兹清楚地宣布。

“你想吃东西吗？”

巴兹跟着，轻步走到隔壁厨房，从后面抓住李，手指掐牢喉咙底部，直到他身体发软。

^①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主人公。

“我不喜欢她。”巴兹说，放开李。

等李可以说话时，他说：“再跟我来肉搏这一套，我把你捣烂在那狗娘养的墙上。”

“气氛……”巴兹努力地说，“不好……”

李耸耸肩，在一锅热油里敲进鸡蛋。

“可我不喜欢她。”巴兹孩子气地哀号。他用斗篷缠绕自己，躲藏起来。“你在睡她，不是吗。整夜干她。”

李舞了舞面包刀，巴兹向后退了退，啜泣着，当最爱的武器，刀，转向自己时，他总是极度恐惧。他蹲在地板上像一只在黑披肩的帐篷中吃食的狗。安娜贝尔依然一动不动，坐在黑暗中。

“那是我弟弟。”李开心地说。

“他什么毛病？”

“淋病。”

“再说一遍？”

“一种性病。”李解释道。

“除了这个。”

“他是个怪胎。”

她似乎严肃地考虑了几分钟。之后说：“过来。”

她用突如其来的热情拥抱李，让他不禁颤抖，小声唤她的名字，双手抚过她身体。正当他们摇摇晃晃斜倒在地板上，房间的灯打开了，巴兹的影子落在两人身上，他张开双臂，斗篷化作两扇翅膀，像只复仇天使。他不偏不倚发起进攻，让李猝不及防，很快便被成功征服。他采用了胜利的传统姿势，跪在李肚子上，咆哮道：

“别让我再逮着你们干这事儿！”

但时光飞逝，巴兹和安娜贝尔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谋，李在他们的密谋之外。他们两个，尽管李都爱，却一个也无法理解。

巴兹出门永远带着相机。一月的那个夜晚，他在小山上发现了她。一看见她熟悉的瘦削身体，在奇怪的光线下，依靠着灌木丛展开，他便照了几张相，而她并不知晓。之后他跪在她身边，不说话，直到只剩下纯净的月光，直到他领她回家，回到维多利亚广场附近的公寓，他们三人的住处。她站在黑暗的门廊里，笨拙地摸着大门钥匙，手指冰冷，因恐惧而僵硬，在书包中找不到出路，包里装着写生簿和其他几样东西，一尊战士模型，三管白色水彩颜料和一条巧克力，巧克力是那天午餐时她偷到手的。巴兹伸进书包翻寻，